我們最match！ ——三個化工系校友的求學小故事

專題報導

【記者洪慈勵報導】同舟共濟要修得五百年福，求學過程裡能夠遇到最「麻糬」（Match）的好同學，那更是要修好幾輩子的福氣，可是如果連二一、被當也在一起，而後卻還能共同為課業打拼、努力，這樣難得的緣份，應該不只要修五百年的福氣了。

兩年前從化工系畢業的李岳陽（圖右）、徐瑋德（圖左）與王聖尤（圖中）三人，當年在淡江不僅只是班上的死黨，同在一起也同「當」在一起，大三下時被二一後的三個人，又一同考回系上，畢業後三個人又分別考上台大、清大、成大三所國立大學的化工研究所，回想自己過去在淡江的求學歷程，三個人都笑著說：「二一真的讓人難忘。」

從星相學看來，風象牡羊座的李岳陽，是個熱情、陽光的大男孩，土象魔羯座的徐瑋德是絕對的悶騷型，火象射手座王聖尤，沒有射手的活潑，反而是屬於害羞型的男生，怎麼看個性都不「速配」的三個人，在大學四年卻是形影不離，不光唸書要在一起、運動要在一起、「二一」更要在一起；但是也有例外的時候，王聖尤就說：「聯誼時，我們三個人絕對不會一起出現，因為幸福來時各自飛。」更神奇的是，翻出一堆照片，裡頭絕對找不到三個人的合照，不論怎樣排列組合，一定都只有兩人入鏡，那另外一個人呢？李岳陽神秘的說：「負責幫其他兩個人拍照囉。」從王聖尤至今的畢業照還一直存放在李岳陽那，更可以知道三個人的感情真的好到沒話說。

感情好到連二一都要在一起？李岳陽笑著說：「這大概是上輩子種下的孽緣。」那一年是淡江最後實施單二一的一年，接下來都採雙二一制，成績不好的原因很多，但李岳陽說：「我們三個都不是愛玩與愛翹課型的，可是二一的惡運居然落在我們的頭上。」

被二一若有心理準備，那還不至於令人惶恐，可是如果是在畢業旅行最後一天，玩得正開心準備收隊回家才知道這個噩耗，王聖尤形容當時的心情簡直是晴天霹靂：「畢業旅行完後我趕回學校，想請導師幫忙，可是二一已經是事實，加分更改成績都來不及了。」而徐瑋德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如何對家人瞞天過海，他說：「害怕家裡的人

知道是我最擔心的。」李岳陽當時有一科「電子計算工程應用」，因為班上高分生已經考滿分，在不能加分的情況下，只好以五十八分的成績不幸被當。

接獲二一通知後，面臨轉學考的時間剩不到一個月，想了很多逃避的方法，沒有勇氣自殺，也不想去當大頭兵，三個人最後還是決定利用時間準備轉學考，考回學校。沒有上補習班，每天一大早就是背著書包，等圖書館開門，能有多少時間唸書就盡量把握。「我還記得自己拍過直屬學妹的肩膀，要她加油，因為化工不好念；被二一時，我的學妹反倒拍著我的肩膀，鼓勵我加油。」深為學長的他感到有一點丟臉，可是，當時他的學妹並沒有瞧不起這個學長，反而熱心的借他筆記作為轉學考的準備。因為班上很少人知道他們三人被二一，再度考回學校時李岳陽說：「一切都是在安安靜靜中被二一，而我們又神不知鬼不覺地轉回來。」

「我後來覺得自己能夠考上研究所，應該是被二一準備轉學考時突然領悟到唸書的方法。」李岳陽認真的說道。三個人感情深厚，不光只是轉學考一起準備，連研究所考試也一起共同奮鬥，徐瑋德笑著說：「準備研究所考試時，我們難免都會各懷心機，只要今天誰沒來圖書館唸書，我們暗中都會很高興。」李岳陽就提到，那時候王聖尤到大陸去玩一個禮拜，他與徐瑋德兩個都很開心，因為對方又少念一點，李岳陽說：「能夠這樣互相加油，互相漏氣，我想才是真正的好朋友。」

李岳陽描述了當年準備研究所考試的日子，說：「那段時間，連去上個洗手間都會聽到旁邊有人說自己已經念過二十幾遍，害他都覺得超心虛。」不過後來考上清大的徐瑋德則認為：「唸書其實要念的透徹，有真正念進腦子裡，不是比誰念得多就一定能考得好。」

考進前幾志願研究所後，接下來要面對困難更多，徐瑋德就表示，很多人都會覺得淡江畢業的學生就很混，剛進清大很多同學都會半揶揄的口氣說：「淡江來的很拼喔！」李岳陽剛進台大，選擇指導教授時也慘遭碰壁，「老師都會問我是哪個學校，一聽到是淡江，就說學生已滿。」李岳陽目前的指導老師還是因為一個甄試生未報到，空下的名額剛好讓他可以遞補；王聖尤也不怎幸運，他也如此說：「我也是在多方打聽下，找了許多外界宣稱的好好教授，最後才有老師肯收我。」

李岳陽細數一些從淡江畢業考上研究所的校友說：「往往我們淡江進去的學生其實都不比其他公立大學的學生差。」像台大化工所的張根育就以優異的成績直升博士班

；在清大，校友古俊綱也一樣表現傑出，今年暑假直升博士班，這些都可以證明，淡江的學生其實真的都很棒。

雖然畢業離開淡江，雖然在這裡曾經被二一過，對於淡江他們始終懷念，李岳陽與徐瑋德至今仍然常上蛋捲廣場BBS站，甚至也常常關心學校所發生的新聞，對於念舊，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我們一直都覺得自己還是淡江人。」

即使回到淡江，仍然不太好意思找以前的導師鄭東文，帶著靦腆，兩個人都說：「以前我們都是老師心中的問題學生。」可是對於鄭東文他們卻有諸多的感激與懷念，王聖尤更因為導師沒當他的「分離程序」，他著實感激在心，徐瑋德與李岳陽對於鄭東文當時並沒有因為他們被二一就有所另眼相待，遇見時仍與他們親切的打招呼，至今印象深刻。

兩年前班上的名冊鄭東文還一直保留在他的抽屜裡，提到他們三個人，鄭東文一邊拿出名冊，一邊回憶著說：「三個人在班上都是很安靜，表現並不特別突出或起眼，那時候我感覺他們心思並未放在課本，不知道該怎樣唸書與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應該是他們最大的瓶頸。」但鄭東文也提到：「我感覺他們在二一過後比以前用功許多。」鄭東文表示後來常在圖書館門口遇見他們三人正準備要進去唸書。

對於這三個學生，鄭東文不只是誇獎也稱讚的說：「被二一後，我在他們的身上沒有看見一點埋怨的感覺，他們進而可以努力尋找到屬於自己的出路，是相當可貴的。」當初的問題學生，而今都考取第一志願，鄭東文表示當時看到榜單真的很驚訝，也為他們感到很高興，「他們的確給了在校學弟妹一個很好的榜樣。」同時，鄭東文也開玩笑的說：「以前我們都會害怕當了學生，可能會多鬧出一條人命來，給分數時都會多加斟酌，看來二一是可以磨練學生考上研究所的。」

回首過去這段淡江「二一歲月」，他們三個人認為：「危機就是轉機。」也鼓勵學弟妹，不見得念了研究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能夠找對屬於自己方向，努力勇敢大步去走，那才是最重要的。

在訪談的過程，我在他們開心的笑容與開朗的笑聲中，看見過去曾經被二一的大男孩，那段悲慘晦澀的歲月老早都已不在，「二一」讓他們在淡江留下了一段最難忘的求學回憶。